

父亲的“救命锹”

旧影重现

军旅岁月 忠诚底色

1965年春,我穿上绿色的军装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被分配到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独立第二团二营四连,后来又 到团坦克乘员教导队炮长二班学习与训练,在教导队进行了整整一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。

当时,部队掀起了做好人好事,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,同时也非常注重军事训练。

大家都在为保卫祖国而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,在训练中从严、从苦、从实战,靶场就是战场,带着敌情练兵。战友们的口号是:平时多流汗,战时少流血。由于认真学习坦克炮长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本领,在实弹打靶中,我取得了较好的成绩,被评为了优等射手。

当兵四年,我不但在部队这座大学校园里入了党,而且还当上了坦克车长。

这段军旅岁月铸就了我坚韧的品格与忠诚的底色,那身绿色军装承载的热血青春与报国初心,永远是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勋章。 [天津] 李文祥

部队这才得知父亲没有牺牲。

父亲自豪地说:“我被记三等功1次。我们的运输线是炸不垮的‘钢铁运输线’。”父亲这次是从朝鲜战场归国休息,经领导同意,特别将小铁锹带回来作为纪念。

在之后的岁月里,父亲常常取出小铁锹端详、抚摸……我读小学时,每逢学校有劳动课,或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,都会自豪地背上那把小铁锹,引来同学们无数羡慕的目光……

如今,父亲已到耄耋之年,他常饱含深情地对我们说:“这把小铁锹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,曾跟随我在战场上掩埋过战友的遗体、帮助百姓挖过稻田埂、为阿妈妮种过蔬菜、修缮过被炸毁的房屋……它是我的‘救命锹’”。

叶志超 口述 杜成一 整理

一把63厘米长的小铁锹,跟随父亲跨过鸭绿江,历经战火硝烟,又平安回到故乡。半个多世纪过去,铁锹早已斑驳,却依然锋利如初。它见证了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生死考验,也陪伴他从峥嵘岁月中安然归来。



1950年秋,父亲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。10月19日,他跟战友们奔赴朝鲜战场,后被分配在朝鲜熙川铁路运输司令部,负责铁路运输军火物资等任务。战场上,父亲时刻都在经受生死考验。1952年11月的一天,敌人的轰炸机投下数枚燃烧弹。一块被炸飞的石头正好砸在父亲身上,造成他左臂骨折。

1953年5月,一趟满载军需的列车其中一节不幸中弹起火。战士们冒着空袭的危险,果断摘掉了着火的车厢。可因火势太大,引起车厢内汽油桶爆炸,许多志愿军战士受伤。父亲也没能幸免,被埋在了土石之下。不久,我家接到了父亲的牺牲通知书,上面写着父亲为抢救军列牺牲的经过。

一个多月后,一天中午,家门口来了两个穿着志愿军军服的人。我开门一看,其中一个竟然是父亲。天哪!这是怎么回事?我和母亲喜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父亲进屋后,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,那次军列起火爆炸后,父亲的确被埋在土石下,住在附近的朝鲜老百姓闻讯赶到现场,把伤员一个个从废墟里救出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,用父亲露在坑外的小铁锹,一锹一锹将他挖了出来。当时,父亲伤势很重,奄奄一息。老人把父亲带回家中,一口水、一口粥地照顾了半个多月。由于老人的及时救护,父亲捡回了一条命。父亲伤好后,带着老人归还的小铁锹回到了部队。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【投稿邮箱变更通知】

本版自即日起启用新投稿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原邮箱已停止使用。感谢各位读者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,期待您的来稿!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09

杨玉琼也不回话,手搂得更紧,把头埋在他的胸部,浑身颤抖,弄得他进退不得,有点抵挡不住了,用双手把杨玉琼搂抱起来。两人就这么搂抱着,杨玉琼也不说话,也不再哭泣,房间静悄悄,只听得两人的喘息声,一对男女的狂乱心跳声。

就在杨玉琼悄悄解他的衣扣,要脱掉他的衣服时,阎芳州突然警醒了,他两手握住杨玉琼的手,附在她耳边说:“玉琼,你这是怎么了?你从来不这样呀,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?有什么难处我帮你,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吗?能减轻你的压力吗?为什么非要这样

呢?咱俩保持没有性爱的友谊,不是挺好的吗?”

阎芳州这么一说,杨玉琼“哇”的一声又哭开了。在杨玉琼哭诉中,阎芳州知道了事情的原委,也知道了杨玉琼找他的目的。

阎芳州正色道:“牛幸娃这样做不对,你也糊涂了,怎么能做这种事呢?这不是自欺欺人吗?再说,我对你好,对你是欣赏,但我不是图你的身子呀!如果那样,我们的友谊还能维持到今天吗?君子不行苟且之事,如果牛幸娃和你离婚,我娶你,光明正大地在一起,我愿意,这样不明不白地弄事算什么呢?无论法律和道德都是不允许的呀!”

杨玉琼被阎芳州说得不好意思了,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

说:“我也是被逼无奈,实在没有办法了呀!”说完,又抹开了眼泪。

阎芳州也蹲了下来,握着杨玉琼的手说:“抓紧看呀,现在医学多发达呀,你和老牛都健健康康的,怎么会没有孩子呢?”

杨玉琼说:“中药西药我让他吃了不少,夫妻生活也正常,就是不见效。”

阎芳州说:“要是毛病出在你身上呢?”

一句话把杨玉琼点醒了,说:“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一点,我比他小十多岁,总以为毛病在他身上。”

阎芳州说:“夫妻俩不孕不育,谁有毛病,不在年纪大小。这个我多少知道一点。”

杨玉琼破涕为笑,说:“哟,你连婚都没结,还知道得真不少。”

阎芳州说:“我老家甘肃天水有个伏羲庙,说是伏羲出生的地

方,人们为了纪念他,盖起了庙,香火还很盛。附近住着一个老中医,专治女性不育症,我嫂子就是在那里看好的病,连生两个大胖小子呢。”

杨玉琼笑了,咯咯地笑。阎芳州问她笑什么,她就讲了牛幸娃说的“树精”的故事。

阎芳州也乐了,说:“这哪儿跟哪儿呀,我说那个老中医是个女的,原先是接生婆,时间长了,摸索出治疗女性不孕等疑难杂症。怎么样,我带你去瞧瞧?”

杨玉琼说:“行,你带我去瞧瞧,也许病真出在我身上呢。不过,你带我去,牛幸娃还以为咱俩真的那个了呢。即使是我的病医好了,怀上了孕,他也怀疑是你的,这可咋办?这不是白布掉到染缸里,永远也洗不净了吗?”

待续